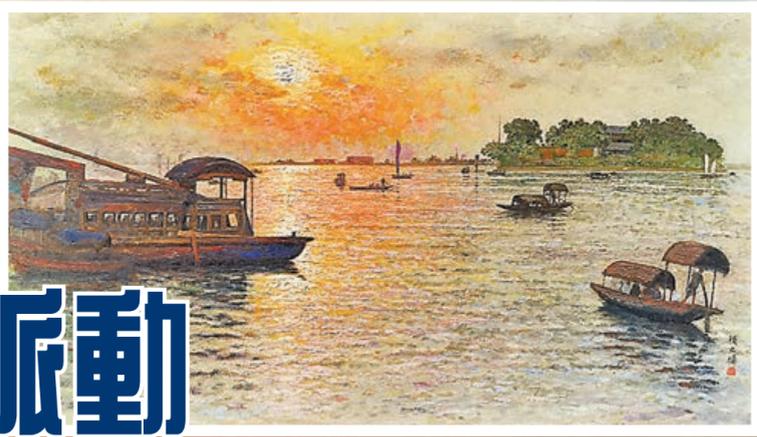


滬舉辦大規模收藏展 中外百位大師作品共振 感知現代藝術百年脈動



▲顏文樑《南湖旭日》

顏文樑和蔡國強對望，奈良美智、草間彌生與吳冠中共聚一堂，齊白石與KAWS呼應……國內外百餘位藝術家同台的展覽會是怎樣一種盛況？近日，上海寶龍美術館正式推出建館四年來最大規模的收藏展。「現代的脈動：寶龍藝術大展」跨越百年，通過對來自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五十餘件館藏藝術珍品系統梳理、展陳，呈現了一場連接過去與未來、輻射中國與世界的藝術盛宴。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KAWS《索取》(左)、《分享》



▲黃胄《歡騰的草原》



▲哈定《螃蟹與陶罐》



▲李可染《韶山》

6000+平米的宏大敘事

展覽由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張子康任總策展人、寶龍集團董事許華琳任總策劃、知名策展人孫馨馨任策展、建築師梁琛擔綱空間設計。走進展館，撲面而來的第一感覺就是「宏大」，無論是展陳空間還是開篇的作品，都能讓觀眾一下子豁然開朗。館方介紹，本次展覽亦是逾六千平米展覽空間的開創性設計與公眾首次見面。除了展品之外，也想通過對空間形態意象性的構建與傳遞，將歷史語境、文化環境與生命情境等多重敘事，內在於觀眾的觀展體驗之中。

走進地下一層的7號展廳，展覽的起點，佔據了整個牆面的「外灘」映入眼簾，也拉開了展覽「內在的現代」的序幕。這幅由蔡國強創作的《沒有我們的外灘》，與顏文樑的《南湖旭日》對望，瞬間把人拉回到歷史長河中。駐足沉思片刻，龐均的《鼓浪嶼甲天下》、田學森的《天岸》、薛松的《與蒙德里安對話》均是難得的大尺幅作品。「前行中的回望」是本單元反覆提示的空間意象，在策展人看來，精選的這些作品作為開端，儘管數量不多，但都代表着近幾十年來中國美術與社會之間的現代化共振。

六單元聚焦百餘名家

告別開篇的7號廳，隨着館內的指引，依次還將經過9號廳「普遍的世界」、8號廳「流動的形象」、1號廳「時間的渦流」、2號廳「自性與共情」，最後在3號廳「範式與時勢」收尾。

「普遍的世界」關注於全球化的辯證形象，一個將精微與宏觀全景集合二為一的世界。「流動的形象」集中呈現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人的形象」，用以提示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性特徵。據粗略統計，本次展覽的「參展」藝術家超過百人，年代跨度也超過百年。展覽宛如一幅藝術長卷徐徐展開，讓觀眾感受藝術本身的魅力之外，更親眼目睹百年歷史收藏中藝術的時刻在場。

有意思的是，不少展品不僅需要看作品本身，還可以透過圖片說明了解其背後的故事。比如在展廳內，有一幅看似普通的國畫《驅邪納福》竟然集結了黃胄、謝稚柳、程十髮、俞致貞、劉海粟五位名家，頗耐人尋味。原來，這幅作品完成於1983年，是南北藝術大家們為「九藤書屋」主人、前副總理谷牧所作。由黃胄完成了主體鍾馗的繪製，並由劉海粟命名落款。此作不同於黃胄常見的西北人物畫題材，描繪了民間傳說中的吉祥

人物。劉海粟見後讚賞不已，高度評價黃胄所畫的鍾馗「神氣活現，前途未可量也」，並欣然提筆，將此作定名為《驅邪納福》。

三日後，谷牧再請程十髮、謝稚柳、俞致貞三人為本作添彩。於是先由程十髮提筆，以硃砂信手幾筆畫出蝙蝠，以應劉海粟「納福」之意，並以極淡的洋紅色畫出小鬼輪廓。隨後由謝稚柳於鍾馗鬚角添設骨野花幾朵，俞致貞補劍綫，並由謝稚柳提筆，將此次南北畫壇合作盛事記錄在畫面上端，將同觀創作者俞致貞的丈夫著名畫家劉力上、著名花鳥畫家白雪石、黃胄夫人鄭聞慧三人一併記錄在畫中。最後由谷牧本人題籤，合成一件作品。這也展現了藝術大師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及對畫面整體的把控能力。

記錄中國美術現代化

如果說前面幾部分展現的是美術館收藏體系的廣度，那麼後面三部分則讓觀眾領略了其厚度。穿過KAWS的雕塑作品，即刻呈現在眼前的是「時間的渦流」板塊，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相繼映入眼簾：吳冠中、常玉、靳尚誼、林風眠、李可染、張大千、劉海粟、傅抱石、豐子愷、艾中信、宋文治、李苦禪、吳作人、黃胄、關山月、錢松壘、潘天壽、關廣志、哈定……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哪位大師，「入選」這一板塊的作品尺幅不大，主題也都非常生活化，展現了大師們用繪畫記錄時代風氣的細膩，也容易拉近與非專業觀眾的距離。

穿過「渦流」來到頂層，「範式與時勢」與「自性與共情」是兩個以中國畫為主體的展覽單元，彼此之間相輔相成。「自性與共情」主要以中國畫內涵的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為線索，將史詩與抒情、現實與浪漫的辯證意象，詮釋為一種昇華在生命之中的、超越時空局限的共情機制，從生命意志的角度體認自身內部的「中國性」。該單元呈現了關良、吳冠中、劉旦宅、黃永玉、范曾、徐累等藝術家的作品。

「範式與時勢」主要呈現作為中國畫高級藝術體裁的「山水畫」，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同時代要求下的範式變化，呈現包含黃賓虹、張大千、吳湖帆等畫家的作品。齊白石創作於1931年前後的《咫尺天涯山水冊》被視為展覽的句號，一場輻射中國與世界的藝術盛宴，讓人意猶未盡。本次展覽將從即日起持續到2022年5月，相信隨着疫情的好轉，海外藝術愛好者能有機會走進展館親身體驗。



●郭沫若書法

●張大千《巨然晴峰圖》



●展覽現場

寶龍美術館供圖



●「現代的脈動」展覽現場，別致的「時間的渦流」板塊。

寶龍美術館供圖



●蔡國強的《沒有我們的外灘》

打造萬花筒式空間體驗

寶龍美術館的收藏無論是時間跨度還是藝術家的廣度都在國內名列前茅。但如何讓作品的展陳，避免雜亂無章，從而真正能對公眾的美學思維帶來一定的啟迪，亦是擺在策展人面前的難題。展覽空間設計師梁琛表示，在本場展覽中，除了閱讀作品，空間與作品相得益彰，將二維轉化為三維。

展覽以蔡國強的《沒有我們的外灘》作為開篇，「外灘」提供了一種辯證的時間風景，從昔日殖民象徵蛻變為人民城市的日常風景。在前行與反覆回望的過程中，觀眾彷彿置身於黃浦江的遊船之上，聆聽一場時代的對話。在「外灘」對面的是顏文樑的國畫作品《南湖旭日》。顏文樑是首位獲得國際性繪畫大獎（巴黎藝術沙龍1928年，參展作品為《廚房》）的中國畫家，亦是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奠基人。這幅創作於1964年的作品，尺幅不算大，但同樣給人以無聲的震撼。眾所周知，南湖對於現代中國有着重要意義，這幅作品亦是中國美術的「現代化」的早期轉變成果。

沿着展覽動線，9號廳「普遍的世界」以開創性的展陳設計打破固有的展廳形態，引領觀眾步入城市廣場的中

心。在梁琛的安排下，展覽空間被「打造」成一個斑斕的萬花筒，觀眾可以站在視覺的中心觀看每一朵花，也可以走進每一朵花裏。接下來，8號廳「流動的形象」為空間與肖像的互動帶來全新可能性。置身其中，你會發現「流動的形象」展廳設計與「普遍的世界」兩個空間的展陳既相互對照又完美呼應。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應該是「時間的渦流」部分。恰如其名，這一板塊精選了數十幅大小尺寸相近的作品，沿着螺旋形步道的牆壁蜿蜒懸掛，觀眾邊「攀登」邊欣賞，從草間彌生的波點、奈良美智的可愛風，一下子轉到十七世紀的靜物油畫，再拾級而上：吳冠中的鸚鵡、哈定的大閘蟹、靳尚誼的人物、張大千獨創的山嵐一一映入眼簾，卻毫無違和感。

再往上走，還有常玉、藤田嗣治、林風眠、啟功、吳作人、豐子愷、謝稚柳、陸儼少、張曉剛、劉野等藝術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部分展覽其實有三層，如果純粹步行攀登並不輕鬆，但有畫相伴卻並不顯得冗長。一步一畫、一步一停，不知不覺就走出了「渦流」。

放大鏡 「書藏樓」實現三次跨越

何以將展覽分為六個部分？策展人張子康介紹，這也是對寶龍美術館整個收藏體系梳理的成果。

事實上，寶龍美術館的藏品最初源於寶龍集團創始人許健康的私人收藏。為了紀念其父許書藏，許健康建立了「書藏樓」專門收藏各類藝術珍品。經過多年的積累，「書藏樓」建立起的收藏體系已經蔚為大觀，從中國近現代到全球當代藝術應有盡有，且基本都是存世精品。張子康說，經過多年的梳理，「書藏樓」繪畫藝術收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六個線索：「內在的現代」、「普遍的世界」、「流動的形象」、「時間的渦

流」、「自性與共情」、「範式與時勢」，這也構成了本次「現代的脈動」的六個單元。

張子康說，儘管建立之初是個人的親情使然，但隨着時代的發展，寶龍美術館的建立，「書藏樓」逐漸實現了從個人收藏到企業收藏再到美術館收藏，從而進入公眾傳播領域的三次跨越，還志在發揮出更大的社會美育功能，為中國現代民營美術館探索出一個樣本。

對於寶龍美術館來書，收藏是對於藝術和歷史的致敬，更是飽含美術館對於文明的敬畏，未來還要更多體現對於文化的責任感，使命感。



●明十六/十七世紀德化白釉渡海觀音立像《何朝宗印》款
圖片來源：佳士得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聞名遐邇的德化「中國白」

福建的德化，與江西景德鎮及湖南醴陵並稱為中國三大瓷都。德化的製瓷歷史被普遍認為「始於唐，發展於宋元，聞名於明清」，且由於地處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良港泉州，憑藉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從創燒開始從未斷燒。

德化白瓷的窯址位於福建中部戴雲山腹地，當地優質的高嶺土中鐵、鈦等雜質含量低，能燒造出白度高、晶瑩細膩的白瓷，迎光可隱隱透出釉中的粉紅色或青白

色，有「象牙白」、「豬油白」、「鵝絨白」等美稱。由於交通便利，德化白瓷自宋代起至明清鼎盛時期外銷至歐洲，十分受到歐洲貴族的賞識。法國人更將「中國白」(Blanc de Chine)一詞用以指代德化白瓷，認為其乃「中國瓷器之上品」。

筆者收藏的兩件德化白瓷，一件為清康熙德化麒麟印章，另一件為清康熙德化蟠龍把壺，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末清初德化窯蓋白蟠龍把壺造型相仿。兩者皆



●清康熙德化蟠龍把壺

●清康熙德化麒麟印章

釉色如脂，質地堅密，有玉器的瑩潤質感。

而在德化瓷器中，又以各式白瓷人物造像最吸引歐美藏家，尤其是帶有宗教色彩的人物像。其中明嘉靖、萬曆年間被稱為「瓷聖」的何朝宗，作為德化窯瓷塑藝術的代表人物，將「傳神寫意」的雕塑藝術與優質陶土完美結合，總結出了「捏、塑、雕、鏤、貼、接、推、修」的八字技

法，創造出神情舒緩慈祥而超凡脫俗的瓷塑佛像。2017年，香港佳士得的一尊帶有《何朝宗印》款的明十六/十七世紀德化白釉渡海觀音立像，就以其清雅靜穆之姿錄得1,930萬港元的成交價，成為德化白瓷拍賣中的佼佼者。